宮詞小纂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宮詞小纂

(二)

張海鵬輯

宮詞小纂卷下

崇禎宮詞一百八十六首 并序

清王譽昌撰

夫宮詞之作。體傳綺麗。事寫昇平。至于劫換灰飛。天荒地老。固何取焉。然而舊苑邱墟。悲深禾黍。年詞賦。哀動江關。所謂長言之不足。則嗟嘆而咏歌之也。況迺時當陽九。爲三百甲子之窮場。身值宗祧。實四千年之僅事。伊可懷也。不其烈歟。嗚呼。永壽兵來。景陽鐘墜。日纔渝夏。桂已沉冬。七載之旰食宵衣。傳來天上。數萬人之佩聲劍影。散自人間。白髮宮監。說于閑坐。青林耆舊。筆之偶暇。則禪榻鬚絲。紙窗燈火。斜行小字。比事屬詞。撫拾應有未該。毫素不容或誣。一篇三致。感慨係之矣。庚午冬得詩九十首。辛未自春入夏得詩九十六首。聊紀一時之聞見。以竢同志之參稽。康熙三十年。歲在重光協洽窒皋之月既望自序。

勗勤宮裏雷初動。西苑池中浪幾重。金柱舊曾占好夢。錦鱗今始識眞龍。

勗勤宮。帝龍潛處也。夏日晝寢。夢兩烏龍蟠柱。適大雷雨。驚而寤。雨止。汲水於井者得金鯉長尺餘。目睛轉動。再汲亦如之。上命畜之西苑池中。勗勤宮。在徽音門內。

國運休論叔葉微。後漢書。數開叔葉。弟昆相對覺依依。乃身自切痾瘝意。周書痾瘝乃身。驗取蒼生瘠與肥。唐書元宗曰。天下必肥。熹宗大漸。前數日。帝跪牀前問安。因言弟弟何瘦。須自保重。

玉步行看入五雲。餅籠雙袖麥香聞。蕪蓌豆粥漉沱飯。可抵明廷此策勳。

熹宗崩。大奄魏忠賢謀迎福王。懿安召帝入繼大統。密戒云。勿食宮中食。帝從周皇親家作麥餅。懷以自餉。

沙麓祥開六六宮。前漢元皇后傳。昔舜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故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卽元后也。福緣直與至尊同。誰堪銖兩三生業。折盡當年一拜中。

嘉定伯周奎。以懿室丁夫人生后。家貧。后尙幼。躬操作。不苟言笑。嘗歲時出拜親故。當之者輒瞑眩不自持。貴後。始知其異。

天教重整舊乾坤。一滌腥聞覺斬新。周書腥聞此日謳歌肯四海。當時憂憤更何人。在上。

光廟兩李妃。宮中稱西李娘娘者。卽康妃也。其一爲莊妃。奉神廟詔旨。撫上于勗勤宮。溥東李娘娘。素簡重。爲客魏所忌。每爲上道二凶之罪惡。相對欷歔。繼統後。奸邪爲之一清。四海之內咸稱之曰信天子。思帝初爲信王。言信可爲天子也。客爲熹廟乳母。封奉聖夫人者。

珪璧丰神錦羽翰。那爭穠艷與清寒。一株分自瑤華圃。不落凡花甲乙看。

當后選入宮。名在第三。懿安見其丰容端麗。特拔之爲信王妃。故正位後深德之。

雙排天仗鳳樓前。恭迓靈輿御几筵。白髮內臣相顧問。玉容可覺老當年。

帝自以少失恃。大具儀仗。集百官迎孝純皇后御容入奉于內殿。

狐豈有威堪假道。鼠曾無穴可容身。盈廷莫訝褫冠佩。半是當時向火人。天寶遺事。張九齡曰。今時朝臣皆是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曖氣何在。

帝既虐分魏奄。閣臣僅以四五十人爲餘黨。列案以請。帝諭以俾頌贊導速化爲題。皆列入。閣臣以外廷不知內事對。閱日。帝召閣臣入。先有蕆祔梁梁。指示曰。此皆紅本。穢實蹟也。于是案所羅列者甚廣。

上元排當最今年。古杭記。宮中牌額。簇山火爛然霹靂一聲開夜色。九重星斗九重天。
飲宴名排當。牌額。舊例。上元之前。宮眷內臣穿燈景補子蟒衣。于乾清宮丹陛上安放牌坊燈。于壽皇殿安放方員繁山燈。元年特盛。牌坊至七層。繁山至十三層。十九日乃撤。上繁山頂之燈。點放神器三位。

仙館纔封繫臂紗。晉書。武帝簡良家子女充內職。中選者以絳紗繫臂。丹宮旋駐縷金車。拾遺記。靈芸既賢常山。帝以文車十乘迎之。車皆縷金爲輪轂。樊桐縣圃雖分位。總在增城阿母家。道經。海外有五岳蠡山。中岳嵩高之山。東曰樊桐。西曰縣圃。有增城九重。西王母所治也。

袁田二妃。還于朱陽館。后親下聘禮。迎入宮。袁居翊坤宮。在西。田居承乾宮。在東。

員分百二領璇宮。周禮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總一百二十員。拾遺記。皇娥處璇宮。撙節咸貪內教功。三澮親蠶重澣服。古今輿服雜事。后飼蠶禮曰。澣。擬將恭儉贊王風。
后有恭儉之德。既定位。首減椒房資用。親婦事。衣浣衣。內治克修。

禁闈初試羅衣薄。臺砌剛逢穀雨芳。牡丹至穀雨日乃開。因名穀雨花。花與如花渾不辨。濃華從倕御袍黃。
舊制。宮眷自三月初四日至四月初三日穿羅。是時觀花殿牡丹方開。每結綵繒爲柵以護之。元年花較盛。各宮相邀。宴賞無虛日。丁卯春。忠賢以二百株獻于湔邸。署其名于長牋。首列御袍黃。是秋登寶位。亦先兆也。

討逆已嚴欽定案。展親仍拜舊除官。紫微芒動金書册。唐故事。中書爲紫微舍人。慈慶宮中署懿安。
帝之繼統。頗德懿安。故遣劉志選。梁夢環于獄。欽定逆案。傾危國本。黨逐戚臣。論斬。復右都督張國紀爵。卽懿安父也。慈慶宮卽端本宮。在東華門內。張后移居焉。改今名。上尊號曰懿安。以詔天下。舊例。凡遇徽號册封大典。閣臣率領中書官篆寫金寶金册于南薰殿。

退紅薾碧輕遙飽。續筆記。王貞白詩。龍腦合調水。教人染退紅。若今之粉紅也。鳳池編。唐尙輕綃紫蘇裙爲婦人衣。遠黛飛霞淡自眞。酉陽雜俎。合德爲薄眉。號遠山黛。日札薄施朱。

以粉罩之，爲飛霞妝。就裏細參蘇樣好，內家妝束一時新。

后籍蘇州，田貴妃居揚州，皆習江南服飾，謂之蘇樣。

法酒清醇釀得工，尊罍亦自暢皇風。太禧白與金莖露，不若長春是混同。

御用酒，皆內臣監釀，光祿不得與。上喜飲金莖露，太禧白二種，營名之曰長春露，長春白，蓋內法酒，總名長春，自以二字冠之，宮中不復稱金莖、太禧矣。

一字平分九域遙，笑憑拋擲賭嬌饒。嫣然既解傾人國，只恐金城也動搖。

增韻，掉，訓搖動。

神廟中葉，御意創掉城之戲，用色繩一方，繡井字爲九營，中爲上營，四方爲中營，四角爲下營，命宮人以銀毬拋之，落上營者上賞，中下次焉，落營外或壓井字有罰，寢廟時相沿未息，說者爲掉城者，邊城也，殆先徵也，帝在潛邸，已開此說，後遂禁止不行。

綺籠不用麝蘭熏，氣似衡蕤得共聞。却笑延涼清室夜，幽香祇許夢中分。

拾遺記，漢武帝息于延涼室，夢李夫人授以衡蕤之香，

田貴妃所居，空中常有異香若衡漲，襲而不散。

隔日羅衣要換紗，聖人生日最繁華。牡丹春宴纔排過，又報新開芍藥花。

四月二日，爲萬壽節，舊例，于四月宮中內臣換穿紗衣，牡丹盛後，即開筵賞芍藥花也。

萬壽筵開錦一般，時新不數蔗漿寒。麥爲捻轉櫻桃熟，碧淺紅深白玉盤。

四月薦櫻桃，以爲一歲諸果新味之始，取麥穗煮熟，去芒殼，舂成條食之，名曰捻轉，以爲一歲五穀新味之始，每逢節，必首進于筵間，視前此較早爾，

隨時隨事喜更新，瑣瑣無煩更上陳。最是禮防加峻處，洛神賦，峻禮防以自持，朝來初換舁輿人。

田貴妃好變易宮中儀制，如后妃之輿，舊用小黃門舁之，妃易以宮婢，上以爲知禮，

以粉罩之，爲飛霞妝。就裏細參蘇樣好，內家妝束一時新。

后籍蘇州，田貴妃居揚州，皆習江南服飾，謂之蘇樣。

法酒清醇釀得工，尊罍亦自暢皇風。太禧白與金莖露，不若長春是混同。

御用酒，皆內臣監釀，光祿不得與。上喜飲金莖露，太禧白二種，營名之曰長春露，長春白，蓋內法酒，總名長春，自以二字冠之，宮中不復稱金莖、太禧矣。

一字平分九域遙，笑憑拋擲賭嬌饒。嫣然既解傾人國，只恐金城也動搖。

增韻，掉，訓搖動。

神廟中葉，御意創掉城之戲，用色繩一方，繡井字爲九營，中爲上營，四方爲中營，四角爲下營，命宮人以銀毬拋之，落上營者上賞，中下次焉，落營外或壓井字有罰，寢廟時相沿未息，說者爲掉城者，邊城也，殆先徵也，帝在潛邸，已開此說，後遂禁止不行。

綺籠不用麝蘭熏，氣似衡蕤得共聞。却笑延涼清室夜，幽香祇許夢中分。

拾遺記，漢武帝息于延涼室，夢李夫人授以衡蕤之香，

田貴妃所居，空中常有異香若衡漲，襲而不散。

隔日羅衣要換紗，聖人生日最繁華。牡丹春宴纔排過，又報新開芍藥花。

四月二日，爲萬壽節，舊例，于四月宮中內臣換穿紗衣，牡丹盛後，即開筵賞芍藥花也。

萬壽筵開錦一般，時新不數蔗漿寒。麥爲捻轉櫻桃熟，碧淺紅深白玉盤。

四月薦櫻桃，以爲一歲諸果新味之始，取麥穗煮熟，去芒殼，舂成條食之，名曰捻轉，以爲一歲五穀新味之始，每逢節，必首進于筵間，視前此較早爾，

隨時隨事喜更新，瑣瑣無煩更上陳。最是禮防加峻處，洛神賦，峻禮防以自持，朝來初換舁輿人。

田貴妃好變易宮中儀制，如后妃之輿，舊用小黃門舁之，妃易以宮婢，上以爲知禮，

一日帝御便殿．覺香氣異常．心怦怦動．問之近侍．對曰．聖駕臨幸之所．例禁此香．上嘆曰．此皇考皇兄所以促其天年也．禁勿用．

肴分四膳味須和．七命．四膳異肴註．翠釜朝朝淪燕窩．誰是調羹供奉手．吳梅狄酪不爭多．吳梅狄酪．調和物也．

帝嗜燕窩羹．膳夫煮就羹湯．先呈所司嘗．遞嘗五六人．參酌鹹淡．方進御．

玉瑩珠輝骨並清．果然膚彩自天成．陸機賦．膚彩猶今言水色也．世間塗澤休嫌少．儘與蜂鬚蝶翅爭．

后頭如玉．不事塗澤．田貴妃亦然．餘不及也．

一自薰風絕好音．清溪秖解說幽深．琴歷．蔡氏有清溪九曲．眞妃遮奏煙霄曲．寫出明王訪道心．

帝雅好鼓琴．嘗製訪道五曲．曰崆峒引．曰敲爻歌．曰據桐吟．曰參同契．曰爛柯遊．命田貴妃操之．

手帕龍香贊姓名．一堂歌誦肅章程．排班每日教題句．輕淡風雲對景成．

凡奉旨收宮人．選年十歲上下者二三百人．撥內書堂讀書．擇日拜先聖．請詞林衆老師．從北安門出入．每名各具白蠟．手帕．龍拖香以爲贄．給內令一册．并千家詩．千字文諸書．有犯老師．批本監提看責處．輕則學長以界方打掌．重則罰跪于聖人前．每日暮．臨散則排班．題詩不過雲淡風輕之類．按春夏秋冬．隨景賡韻而已．上以其製．詞臣與內臣之有學者掌教焉．

廿一部書資內治．四千年事鑒明時．只今銀紱臨金陛．漢舊儀．皇后赤綬玉璽．文與帝同．張衡西京賦．後宮則有金陛玉階．猶拜塵居一語師．

陳文莊仁錫嘗舍于周皇親家．后少時出見焉．仁錫奇其容貌．謂后父曰．君女天下貴人．使以通鑑教之．后於此書最詳貫．

花朵宜簪鳳．旨高染綃捻蠟一絲牢．晉書新野君傳．家以剪花爲業．染綃爲芙蓉．捻蠟爲蓮藕．剪梅若生．圖中九九寒消未．且放春風入剪刀．

袁貴妃善剪綵花。每入冬節。製花朵以爲妝助。宮中謂之消寒花。蓋倣例于冬至後。司禮監刷印消寒圖。宮眷粘之壁間。過八十一日。卽暖回矣。

居然風度是書生。坐處旋聞洛詠聲。宋明帝文章志。謝安作洛下書生咏。提筆若隨鄉貢籍。孫樵文。提筆入貢士籍。也應金榜占科名。

帝喜讀書。各宮玉座左右。俱置卷帙。坐則隨手披覽。嘗作四書八股文以示羣臣。因而頒行天下。士子咸誦焉。

漫託蟾鉤吟細膩。蟾鉤落鳳窠。夏侯審詩。雲裏枉憑尺較分明。杜牧詩。鉤尺裁量減四分。楚天空闊巫峯迥。同是躋雲踹雨行。

田貴妃雙纏三寸。袁貴妃幾倍之。帝嘗于后前嘆袁而美田。后不悅。

女史花開甲夜春。內觀日疏。水仙名女史花。一叢叢現火中頻。宮梅若與論差等。輸却光華壓紫宸。黃庭堅詩。何時持上紫宸殿。乞與宮梅定等差。

上元節內宦監火葯房製造奇花火爆。凡關塞梅菊木犀水仙之類具備。帝每諭取水仙花爆來。一時點放。閃爍如生。

梨花院落夜沉冥。曲子新翻按七星。顧況有七星管歌。清響不勞風送遠。書橋人隔禁牆聽。國史李賓於天津橋玩月。聞宮中度曲。遂於橋柱上插譜記之。故元稹連昌宮詞云。李暮壓笛倚宮牆。偷得新翻數般曲。

田貴妃每當風月清美。笛奏一曲。極賞之。嘗曰。裂石穿雲。嘗非虛語。

禁河新漲碧泓涵。魚鳥嬉春意自酣。一望白蘋紅蓼路。大都風景似江南。

紫禁城內河雖淤已久。嘉廟時復疏浚之。戊辰已巳而後。禽魚藻藕積漸充牣。春夏景物之盛。儼若江鄉。

最高樓閣掩瑤窗。賭罷秋千意未降。落日亭亭風細細。綠楊影裏畫旗雙。陸游詩。秋千旗下一春忙。

宮中稱清明爲秋千節。各宮俱設秋千一架。相邀嬉戲。獨慈慶不設。坤寧雖設而不御也。

靈感全憑一念生先於明詔去乾清寶雲高擁蓮花座依約行踪有樂聲

乾清宮梁栱之間。遍雕佛像。以累百計。一夜殿中忽聞樂聲縹鳴自內出。望西而去。三日後。本旨撤像。置于外之寺院。

不是鳴球傳鄭重齊拂舞歌曖曖鳴球或丹或黃亦非蟠木鷹雛奇鄒陽書。蟠木雛奇爲萬乘器者。左右先爲之容。採珠拾翠來江浦點綴房櫳也自宜

帝每幸承乾宮入夕。供設多江南器玩。

廿四番風逐候新等閒紅紫漫爭春托根訝是藏花洞戲休復詩。不如滿樹瓊瑤蕊。笑對藏花洞裏人。妬殺雕闌笑賞人

凡西苑花開。司苑具報。后每遣宮婢採折。以供賞玩。間亦行幸。或宣某宮。或宣合宮同遊。至則聚于花所。不過一二時而已。

四月輕綃進六宮素衣驚與至尊同裁冰籠雪慈雲影不踢蓮舟一瓣紅

宮眷暑衣。從未有用純素者。葛亦惟帝用之。餘皆不敢用。后始以白紗爲衫。不加蓋飾。上笑曰。此眞白衣大士也。

連宵裁就暑衣新掩映深紅雪裏春濟作桃花濃酒暈日札云。粧既傅粉。復以胭脂調勻掌中。施之兩頰。濃者爲酒暈。淺者爲桃花妝。分明脂粉畫全身

自后穿純素暑衣。一時宮眷裙衫俱用白紗裁製。內襯以緋交襩。紅袖腹掩映而已。

聖德惟應儉是求不遑蚊服爲身謀就閒損益通爲計寸積須成萬里裘白居易詩。安得萬里裘。蓋萎周四垠。

宮中稱清明爲秋千節。各宮俱設秋千一架。相邀嬉戲。獨慈慶不設。坤寧雖設而不御也。

靈感全憑一念生先於明詔去乾清寶雲高擁蓮花座依約行踪有樂聲

乾清宮梁栱之間。遍雕佛像。以累百計。一夜殿中忽聞樂聲縹鳴自內出。望西而去。三日後。本旨撤像。置于外之寺院。

不是鳴球傳鄭重齊拂舞歌曖曖鳴球或丹或黃亦非蟠木鷹雛奇鄒陽書。蟠木雛奇爲萬乘器者。左右先爲之容。採珠拾翠來江浦點綴房櫳也自宜

帝每幸承乾宮入夕。供設多江南器玩。

廿四番風逐候新等閒紅紫漫爭春托根訝是藏花洞戲休復詩。不如滿樹瓊瑤蕊。笑對藏花洞裏人。妬殺雕闌笑賞人

凡西苑花開。司苑具報。后每遣宮婢採折。以供賞玩。間亦行幸。或宣某宮。或宣合宮同遊。至則聚于花所。不過一二時而已。

四月輕綃進六宮素衣驚與至尊同裁冰籠雪慈雲影不踢蓮舟一瓣紅

宮眷暑衣。從未有用純素者。葛亦惟帝用之。餘皆不敢用。后始以白紗爲衫。不加蓋飾。上笑曰。此眞白衣大士也。

連宵裁就暑衣新掩映深紅雪裏春濟作桃花濃酒暈日札云。粧既傅粉。復以胭脂調勻掌中。施之兩頰。濃者爲酒暈。淺者爲桃花妝。分明脂粉畫全身

自后穿純素暑衣。一時宮眷裙衫俱用白紗裁製。內襯以緋交襩。紅袖腹掩映而已。

聖德惟應儉是求不遑蚊服爲身謀就閒損益通爲計寸積須成萬里裘白居易詩。安得萬里裘。蓋萎周四垠。

不計工夫刻鏤成。遺來屏几歎專精。假山一簇無多景。直與江山並重輕。

熹廟手製器物極精巧。時猶存沉香假山一座。池臺林館悉具。暨燈屏香几數種。帝見之。諭收貯。曰。亦一時精神所寄也。

假塗於士試非輕。日似重曈一隘明。百爾有身誰自致。謾言奴輩負科名。

司禮監職員。例從內書堂撰派。名曰正途。其或乞恩奏保改陞者亟焉。二年考。御前面考。隨堂隸筆。出事君能致其身。詔考。鄭之惠。曹仁淳中式。前此所未有也。

十九人今豈有存。南紀。參軍崔靈運夢天帝謂之曰。蕭道成我第十九子。詔詔遺緒到兒孫。醉中每慢金湯業。不擬承歡進八尊。周禮天官。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

光明殿供安玉帝像。正月九日。十二月二十五日。帝並到殿行香。其朝禮之詞。每自稱兒子。

依樣葫蘆畫迦金。迎禧迪吉寫中心。祓除力可清君側。竄入奸邪忖太陰。逸史。盧杞少時寄居。鄰嫗有二葫蘆。大如兩斛罌。嫗與杞各處其一。

騰起至一宮闕。有女子謂曰。此水晶宮。某爲太陰夫人。

宮中十二月春聯。例用泥金葫蘆。內書吉利福壽字。旁寫送瘟使者。將歸去俺家也。有一葫蘆以祓除不祥。

詩幅生綃借地栽。艷分脂粉畫粧來。上林多少名花草。乞與春風一例開。

田貴妃工寫生。嘗作羣芳圖進上。帝留之御几。時展玩焉。

眉間喜氣報新黃。隔月先鋪月子房。果是高祺申景緒。通與月令。仲春以犧太牢祀于高禖。猗蘭昨夜兒祥光。漢武故事。武帝生于猗蘭殿。七歲立爲皇太子。

日霽風和試雪翰。盤空更上五雲端。外邊認是宮庭鴿。依約鈴聲揭處看。

翊坤宮有放鴿臺。每飼善鴿。當風日晴朗。領以一二帶鈴者。縱之羣飛。盤空而上。鈴聲直透層霄。

鏤金龍鳳餅非珍。（畸田錄。暨歷間造小片龍鳳樣凡二十餅。重一斤。陽羨年年進戚臣。剛是天廚櫻筍候。石泉宮人往往鑽金其上。至明用牙茶。團茶皆廢焉。）

槐火共嘗新。

周皇親每歲進陽羨茶。

迴處平分皓魄多。瑤臺人自俯星河。君恩縱許蟾宮住。不擬將身比月娥。

田貴妃于宮之西建一臺。月夜邀上登之。秦酒曰。臣妾自發家府錢爲玩月臺也。

洞天高壘石玲瓏。栽遍繁枝與細叢。翠幕朱闌障春住。四時應不換東風。

臺下累石爲洞。以蔴花葯。妃張幄坐其旁。

風裳水珮況冰姿。號國曾無粉黛施。好是清眞最相稱。嬾于梳掠儉於時。（秦韜玉詩。共憐時世儉梳妝。）

田貴妃無見。首不副次。帝喜其清眞。

明察自應無匿照。豆籩止竟有專司。飲醇食德寬如海。那爲牢丸計一絲。（段成式食品。有湯中牢丸。）

一日帝諭買元宵來。即粉團也。所司隨進一椀。帝問其價曰。一貫錢。帝笑曰。朕在藩時。每以三十文買一椀。今算一貫耶。仍諭准給一貫。所司凜凜者累日。

金鏤紅文蹙鳳成。戛於纖指自淒清。明皇雜錄。中官白秀貞使蜀回。得琵琶以獻上。有金鏤紅文蹙成雙鳳。貴妃每抱奏之。音韻淒清。可知抱月懷風在。王融詩。抱月如可明。懷風殊復清。最稱梁州濩索聲。樂譜。琵琶有濩索梁州曲。

帝喜琵琶。庚午辛未間。才人于乾清西暖閣齋曲柄琵琶。彈商雜調。歌舞太平。帝傾聽不倦。

奩分一局兩相當。坐隱還教共御床。自分身如玉棋子。要將冷暖問君王。宣室記。日本國貢玉棋子。冬則暖。夏則冷。

田貴妃每與帝奕。輒負一二子。未盡其技也。

剪玉研珠按候施。膩和芳澤掩冰姿。只應士偶需塗抹。盡把鉛華讓與伊。

宮中收紫茉莉實。研細。蒸熟。名珍珠粉。取白鵝花蕊。剪去其蒂。實以民間所用粉。蒸熟。名玉簪粉。此懿安從外傳入。宮眷皆用之。顧帝不喜塗澤。每見施粉稍重者。笑曰。渾似廟中鬼臉。故一時俱尚輕淡。

姓氏憑誰上玉京。縷編麥稈一燈明。看來顏色黃金似。要與黃金較重輕。

周皇親丁夫人之姊。適范氏。生一子。家于常熟。後攜一燈至周皇親家。燈以麥稈劈絲編湊而成者。凡周進于坤寧。帝見之。賞其新巽。后曰。此姨之子范某所進。帝命賜以冠帶。

新製高冠壓鬢簇成。鴉翠貫珠環。浮漚濺沫驚濤裏。擁出青螺一點山。

后妃寶冠。舊綴鴉青石。間以珠。田貴妃易異珠爲緋。而後尚之以石。望之則有光矣。

漫論水乳與雲泥。偶爾嬉遊意亦攜。一局町畦分內外。半天晴雨判東西。

袁貴妃讓退。深得后意。凡遊賞嬉戲。每召與同。不召田也。

蘭殿朝參待禮成。定須矜重等威明。由來寵極翻含怨。調劑君恩得未平。

后本大度。然以田貴妃固寵。欲裁之以禮。歲時朔賀。輦車止廡下。良久方進。后御正座受其拜。拜已還下。矜重無他言。

便坐從容笑語深渾如田舍有同心金鑾玉匣高堂上寫出盧仝小婦吟。小婦吟云。小婦欲入門。隈門匀紅妝。大婦出門迎。整頓羅衣裳。門邊兩相見。笑樂不可當。夫子於倥聊斷腸。小婦哆隨上高堂。開玉匣。取琴張。陳金罍。酌滿觴。願言兩相樂。永與同心事我郎。

后於袁貴妃之朝也。預傳免握手。于便坐其歡。

暖妝高宴賞春華。元氏掖庭記。賞海棠曰暖妝之宴。誇道穠鮮散紫霞。□有孀閨憎太豔。小園樽酒酹梨花。同龍觀海棠極盛。后特喜之。每花時。排宴于六角亭。玩賞累日。各宮俱至。惟懿安皇后辭焉。慈慶宮有化園。慈寧亦有之。各宮所無也。

菱花開處現全身珠簇寒梅點點春誰向玉籠窺秘戲。宋畫苑。有素女風情分與鏡中人。六月某日。后着珍珠暑衫。每珠五粒。簇一寶石爲梅花。綴于衫上。對鏡梳洗。帝從後調之。后展手以扞。幾犯上頰。適爲進瓜內侍所見。后深恚焉。

赫濯聲靈果駭聞引愆心許六宮分清香一炷殷勤祝半是君王懺悔文。內玉皇殿永樂時建。有旨撤像。內侍啓鑰而入。大聲陡發。震倒像前供桌。飛塵滿室。內侍相顧駭愕。莫敢執奏。像重甚。不可搖動。遂用巨絙拽之下座。時內殿諸像並毀斥。蓋起于禮部尚書徐光啓之疏。光啓奉泰西氏教以闢佛老。而帝聽之也。既而后知撤像時寢異。言於帝。帝深悔。而宮眷之持齋禮像。較盛于前矣。

羽拂飛塵白似霜。弘君舉食檄。當用溲將三菓味逾芳。皇甫謐元宴春秋衛倫曰。吾麥杏時將發。糅以杏汁。李柰時將發。又糅以李柰汁。故兼三味。烹茶注硯矜新異。清異錄。金陵七妙。其一餛飩湯可注硯。又蕭家餛飩可以諭者。未乞湯官玉食方。百官表。湯官主餅餌者。

翊坤宮近侍劉某。善治匾食。進御者必手造也。

黃金成縷織條條籠燭霏微照綺寮約略三分裁製好上陽春剪破紅綃。

宮中燈．纏金匠匝以護之．田貴妃去其纏三分之一爲方空．而冪以輕綃．覺倍明爾．

惟是敬天兼法祖．乃堪遺大與投艱．萬幾何日能清暇．索得身游六藝閒．

元年八月．於乾清宮大殿居中向南懸扁曰．敬天法祖．五年十月．懸扁于坤寧宮之東披簷曰清暇居．北園廊曰游藝齋．

白鳳裝成鼠見愁．記事珠．張搏好貓．一曰白鳳．綳鈎碧繶錦綢繆．溫庭筠錦鞋賦注．漢有伏虎頭鞋．

五六年間．宮眷每繡獸頭于鞋上．以辟不祥．呼爲貓頭鞋．識者謂貓．旄也．兵象也．

國典何當曲庇親．一經清問自逡巡．萬章傳．逡巡若懼．再三爲謝諸宗黨．要向君王乞此身．

田貴妃父弘遇．恃寵橫甚．上知之．貴妃曰．祖宗家法．汝豈不知．行將及汝矣．妃懼．戒其所親曰．汝輩于外犯事．已風聞大內矣．若上再問．吾當自殺耳．弘遇震懾．稍自輯．

少小人間識面賒．喜看名字屬天家．何心乞與金甌卜．唐書．元宗命相列書名置案上．舉金甌覆之．空指除書說採花．

一日后與上同看除目．后見陳文莊名指之曰．此吾家採花也．上不悅曰．既是汝家翰林．其想得閣老．后因言他事以解之．

一波三折想揮毫．書斷．鍾繇弟子宋翼．每畫一波三折筆．懸上雲楣位置高．舉首玉牌知責重．王建詩．舉頭看玉牌．不識宮殿名．爭言文事屬吾曹．

司禮監掌印高時明善擘窠書．元年五年大內新懸扁額．皆其筆也．

曲分暢操傳何遠．風俗通．凡琴曲和樂而作曰暢．憂愁而作曰操．竭言道之美暢．而不敢自安．操言困厄危道．而不失其操．音賞高深意自賒．應笑玉環諸弟子．枉

將心力事琵琶。明皇雜錄。諸貴主及虢國夫人爲貴妃琵琶弟子。每授曲畢。皆廣爲獻。玉環。貴妃小字。選侍兒。選侍兒。從田貴妃學琴。稱爲入室弟子。

罪干陵寢震天顏。一易青袍豈等閑。爾雅。體誰分鋒鏑痛。朕躬今已在行間。唐武宗詔。傷居爾體。痛在朕躬。七年某月。賊破鳳陽。焚皇陵。燒饗殿。帝震怒。勒限六月平賊。齊居武英便殿。減膳撤樂。青袍視事。以示行間文武甘苦與同之意。

砌臺花點露華涼。採上雲鬟細簇將。翠羽定嫌猶帶艷。明珠應恨不生香。后喜茉莉。坤寧有六十餘株。花極繁。每晨摘花簇成球。綴于冠鬢。凡服御之物。亦俱捲取其香。

抨弓斜捻雪花明。緒曳如絲積寸成。一曲弸弸歌更好。朱以眞有弓弸弸歌。天風吹入紡車聲。八年二月。后諭蘇州織造太監進草棉紡車二十四具。以教宮婢。督責甚力。無一能者。后怒焚之。

陽爲引愆青娓娓。激於銜恨淚紛紛。君心自似長江水。不忿東來派便分。田貴妃以后故抑之。大恨。爲上泣。父弘泗教之上書。陽引愆。用微詞爲攄。

珍菰空勞漑釜鬻。詩。誰能烹魚。漑之釜鬻。定知滋味腹腴深。杜甫詩。偏勸腹腴愧年少。覦覦不道傷生意。仁術教人來見心。帝與后每月持牛羣。蹴膳無味。尚膳因將牛鵝退毛。從後穴去腸穢。納蔬菜於中。煮一沸取出。酒洗淨。另用麻油烹煮成饌以進。遂甘之也。

團土爲丸桁作弧。要除九日日中烏。出。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羿射九烏死。烏飛四野紛如雨。一一抨彈盡得無。帝喜挾彈。故近侍皆習之。彈子房專備彈弓。所用泥丸。大小輕重各有等第。盛以供用。一日帝幸西苑。彈落二烏喜甚。左右俱呼萬歲。

殿角羣飛白日明。感何荒穢氣生成。如煙凝結如灰散。爲倩霜飆一掃清。

乾清宮上獸吻。去地十餘丈。一日煙出吻中。霏霏如霧。內侍梯而視之。有蚊蚩數斛自吻而出。騰上丈許。

眉宇當年迥出羣。顚毛今嘆雪紛紛。聖朝何事需靈巧。靈巧纔堪托見聞。

掌東廠太監盧際九侍上。上間爾有幾小斷。曰五人。曰召至叩頭。上指最小者曰。是斷小有靈巧。姓錢氏。守後名也。其人每逃宮中爲詳。

御前青素壓丹除。帝曰蒼蒼實儆予。分與六宮惆悵意。年來頻幸省愆居。

舊制。聖駕修省。中官衣素青。蓋夏用布絹。冬則元色紵也。省愆居在文華殿後。其制度用木爲通透之基。高三尺餘。下不令牆壁至地。四圍亦無比屋。蓋崩辛酉而降。闕陛塵封。上遇災異凶荒。每臨幸焉。

施於成畹恩教減。制自庭闈禮不梦。衮服十年新拜賜。柘黃顏色御袍分。

后性慎。每裁抑外家恩澤。宮中禮數。加殿於舊。定位數有奕。賜黃乃敢服。

凍蕊如珠捻蠟分。軒窗深掩暗香聞。緣君也附和羹號。重訂花經九錫文。

張翊花經。一品九命。蠟梅在其中。羅虬花九錫曰。亦須闌鷰梅蓮乃可披襟。餘花何錫之有。

西苑黃梅最多。上所好也。花時臨賞。每折小枝。簪於膽瓶。遍置青蓋軒。清暇居停處几案間。

國計誰能奠久長。鴻溝秖擬割封疆。攬茲四海爲家業。漫說江南是故鄉。

帝以寇氛日熾。與閣臣某議南遷。命無洩。俄傳聞於懿安。因語后曰。南遷避寇。此某諛皇叔也。宗廟社稷陵寢居此。遷將安之。且歷言某短。

是非且莫論斯事。中外須教峻乃防。臣罪當誅功未立。高深止竟負君王。

帝聞懿安南遷之說．怒索傳語者．懿安堅諱．帝堅請．懿安迫欲自殺．帝不得已．遣某督師．欲觀其後也．

禁中碑板自傳眞．卷軸教題玉檢新．匣是琉璃床翡翠．徐陵玉臺新咏序．琉璃牀上．終辭香曾拜衛夫人．書斷．衛夫人名茂猗．正書入妙品．

田貴妃幼習鍾王楷法．懺得禁本臨摹．遂臻能品．凡書畫卷軸．帝每諭妃簽題之．

秘殿深沉秘得無．占於此日似相符．官多法亂軍民泣．早展乾坤入畫圖．

帝嘗過一秘殿．老閹以此先朝所封．戒勿動．帝命啓之．得古畫數幅．有一人戴進賢冠者七．曰官多法亂．有百人臨河對泣．曰軍民號泣．

莫染紅綃莫畫羅．研光綾上月華多．曉風樓閣催金剪．剪盡春江瑟瑟波．

一夕．袁貴妃侍于月下．衣淺碧綾．即所謂天水碧也．帝曰．此特雅倩．于是宮眷皆尚之．綾價一時頓貴．

收電回霜頓霽餘．內史表．重崇陛下愷悌之宵．回霜收電．長隨領旨下椒除．漢書王莽傳．莽下椒除．貂茵自挾陽和至．天語殷勤問起居．

帝嘗在交泰殿．與后語不合．手堆后仆于地．后憤懣．不食．欲自裁．帝尋悔．命中使持貂茵以賜．且問起居．后勉為一箋答應．呈隨．內官之畢者．職掌飲賜奔走之役．

長街薄暝探雲車．燈火宮門卸絳紗．一笑堦前裙帶解．諺云．裙帶自解．占有喜．王官家今夜幸承華．建詩．忽地下堦衣帶解．

每日葬各宮門掛紅紗籠燈二．聖駕臨幸某宮．則宮門之燈先卸．東西巡街者即傳各宮．俱卸燈候駕．承華宮在徽音門內．陳妃居之．數年之間．止一幸焉．

繡出金針綵艷霏．宮花宣賜外廷稀．好收一帖絲綸在．為挾文章補袞衣．

劉文烈理順為御史時．上賜以宮花補子．蟒緞異常．云出自田貴妃手．今猶在雍邱文烈祠中．

法宮嚴重壓於親。此意怦怦謝未申。翻羨田家小兒女。起居還得自由身。

后母丁夫人入宮拜舉。始行家人禮。后見母之爲已屈也而泣。欲太子爲謝。左右靜曰。此天下主。不可。乃止。

月華如水漾空庭。清操偏宜此際聽。不似管絃聲未淨。解停雲影翳青冥。

中秋之夕。駕幸玉熙宮賜宴。既徹樂。命田貴妃鼓琴。斯時朗月如霜。器和絲逸。上悅。顧謂貴妃。卿指法洪纖深得宜也。

菓蓏花心簇錦鋪。穠纖風俗說姑蘇。就中枉費攀援力。禁臠料量近得無。

晉孝武欲以女要謝琰。王珣曰。卿莫近禁臠。

詞臣某。吳人也。與周皇親聯姻。用吳中風俗行禮。有結花制作精巧。菓實皆以紅錦爲飾。皇親送入后宮。帝見之。詢所從來。后以親事對。帝慙曰。皇親不宜與韓林婚姻。明年遂以京察處某。

曼衍增奇顓話新。漢書魚龍曼衍百戲。樂府雜錄。有說顓話人。潭香露白奏初巡。金銀豆葉偏寵賜。會啓天顏一笑春。

鐘鼓司時節奏水嬉過錦諸戲。帝每爲之歡笑。後寇氛不靖。恆諭免之。寒潭。香秋。露白。皆御酒房酒名。豆葉。銀作局用金銀鑄成。以備歲賞。豆者圓珠。葉者方片。重僅錢許。

御馬新調侍玉除。和裙穿鐙故徐徐。髯根鬆慢鈸尖滑。試下金鞭只自如。

帝嘗試馬于射場。如田貴妃之善騎也。命之騎。妃姿形既妙。回策如縈。名騎無以過之。

桑林終日望雲霓。春酒寧緣設帨齋。寄語君王應一笑。干齋不學太常妻。

後漢書周澤爲太常。臥病齋宮。妻就問之。澤以干齋收送獄。

田貴妃生辰在丙月丁丑旱。帝齋宿武英。已半月矣。至是欲暫還宮。妃遣人力辭曰。非爲誕日。不宜還也。

軍書檢點趁宵殘。訴此愁懷慨以歎。爭似承平精力好。只支長夜飲艱難。

宮中奉慈寧宮。神宗妃也。帝以生慈寧宮。禮之如太母。嘗朝歲節畢。帝就便坐。俄欠伸偃別榻。太妃戒勿驚。命尚衣謹覆之。左右楨立以竢。頃之上覺。起攝衣冠。謝曰。神祖時。海內少事。至兒子。多難苦。枝

楣兩夜・省文書未嘗交睫・在太妃前・憮然不自持一至此・太妃爲之泣下・帝亦汍瀾久之・諸宮人莫能仰視・

誰說泥封滷半淹天香昨夜挹寒蟾素娥按舞霓裳罷親折丹枝插帽簷

十一月・帝宣索桂花于外・僅得一枝・帝賞玩移時・命才人爲簪于冠・盡京師居奇者・每于花時剪含蕊之枝・以泥封剪處・插于地窖滷中・經久花開・而顏色不變・但乏香爾・

青鳥無嫌覓往來閑中嬌女一編開蓬山消息如潮信一日須教到兩回

田弘遇致傷宛叔于閣中・令幼女受學・得秘聞禁中事・

深垂簾幙掩窗紗幾度東風落盡花惆悵昭陽初日影春溫未許問寒鴉

王昌齡詩・玉容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

錢守俊初給事承華宮・見陳妃之愁坐也・曰・陳娘娘何不快乎・陳曰・人生天也・不見有何快・守俊曰・舉頭便見・陳笑曰・癡子・

錦勒紅靴滿禁閨人皆着紅錦勒靴足容端重是眞妃

禮記玉藻・繡成藕覆雙蓮底

唐輿服志・代宗宮人皆着紅錦勒靴・古今注・漢有織鴛鴦履・

兩隻鴛鴦宿不飛

宮眷歲首朝賀・俱穿紵靴或緞靴・后獨穿錦鞋・從不穿靴・想以示別也・

宵旰殷憂且暫開新呈歌舞自蘇臺梧垣柏府今寥落只有承乾諫草來

蘇州織造局進女樂・帝頗惑之・當今中外多事・非皇上燕樂之秋・批答云・久不見矣・學問大進・但先朝有之・既非朕始・卿何慮焉・

何當禁鍾清嚴地忽奏滄塍遝雜歌頂笠腰鎌裝束好何誰來赴力田科

詹例・秋收時・鐘鼓司有打稻之戲・駕幸旋磨臺・無逸殿・木司扮農夫村婦及田畯官吏徵租訟等事・十年後・凡時巡遊幸多廢・此獨舉行重農事也・

午窗縈夢正春和。其奈驚回笑語何。任是鴉羣來往路。得人嫌處噪聲多。

興龍宮本名蓬粹。爲皇太子所居。一日后賜皇太子茶菓。宮人道經承乾宮。戲推石獅子以爲笑樂。驚貴妃書寢。幾撓兩宮之覺。

虎踞龍蟠說舊京。六宮擬從翠華行。君王也道江南好。只是因循計不成。

后嘗以京師急于寢警。微言曰。吾在南尚有一家居。上曰誰與言之。因不語。

上苑春回草樹芳。殿前玉女侍東王。曉壺博得天爲笑。遮莫人間見電光。神異經。東荒山中有石室。東王君居焉。與玉女投壺。設有入不出者。天爲之笑。張華曰。笑者。開口流光。即電也。

十一年二月某日。上幸西苑。坐萬春亭。宣后暨中西兩宮至投壺。袁貴妃勝。賜銀牌四事。

碧筩青熳品自奇。南越志。珠有九品。紫蓮花朵彩琉璃。要憑四表驗光被。豈就一冠分等夷。

東宮束髮。冠纓前一珠碧豔。如盤投火中。絳煙勃起。不知何名。其珠有大瓚翼善冠上嵌一珠。較巨。紫光如蓮花。至晚則五彩如琉璃。蓋夜光也。

誰拆偏旁兩字呈。夢中占夢轉分明。截長補短圖輪廣。周禮。東西曰廣。南北曰輪。破碎山河湊不成。

帝夢一冠裳者呈紙。祇書一有字。次日。語于后妃。大約言大有富有。爲休徵也。既而宣之外廷。咸亦然。後有解之者曰。就字拆之。則大不成大。明不成明。何休徵之有。上聞之。亦不之罪。

錦闕平鋪界紫庭。有草名錦闕界球。裙衫風度壓娉婷。天邊自結齊雲社。宋小說。蹴踘曰圓社。亦曰齊雲社。一簇彩雲飛更停。

宮眷喜蹴踘之戲。田貴妃最善安雅。衆莫能及。

舞按西施結束成。當筵爲壽玉尊擎。莫言長袖嬌無力。曾拂蘇臺一夜傾。

萬壽節排宴昭仁殿．例有梨園樂人祇應．上諭陳伶作西施舞．遂罷賜銀五兩．

小殿清齋浴佛期．玻瓈聲碎越磁時．雷掀電抉部無用．司空圖題柳州集．若掀雷抉電．撐決于天地之垠．但覺春温滿玉墀．四月八日．帝持齋．近侍吳某捧大龍磁碗以進午饌．失足破于階．聲震響．宮正將治罪．上徐曰．來．得毋驚恐乎．戒勿問．

璇扃啓處曉星多．纔聽三更五點過．誰是宵衣分念者．早朝頻問夜如何．帝三日一視朝．漏鼓四下輒出．御殿廷臣至多後期．

勅赴覃懷遠慰存．銖分禁帑亦殊恩．捧香中使傳哀痛．上有宮闈涕淚痕．十二年正月二日．洛陽陷．王死之．世子與王妃走至懷慶．帝發御前銀一萬．坤寧宮四千．承乾宮三千．翊坤宮三千．又慈慶宮懿安后一千．慈寧宮皇祖宣懿康昭妃五百．皇考孝溫懿妃五百．俱命王裕民．再興讓．葉高標齎往．以慰恤之．

剛是山河澄正氣．豈容日月翳纖塵．明明法網輕投者．刀鋸應嫌剩此身．夏武隨堂秉筆時．李承芳署司禮監印．其名下續三聘者．亟欲陞遷．託已之名下王進鼎代作選於衆舉皐陶文．巡緯發其狀．李奏知帝．立將三聘責斃．降進鼎淨軍．發南海子看守牆鋪．其年秋季．緣職逮于獄．

將謂乾坤隨掌運．那知金璧是身讐．繁華夢覺憑誰記．秖博宮娃白了頭．福藩陷後．有老宮人及見定陵．帝問以往事．稱神宗晚年．王皇后稀進見．福王辭之國．出宮門．召還數四．期以二歲來入朝．大漸時．顧貴妃用洛陽爲念．果母子專寵天下耶．就今以觀．亦何益．帝爲之嗟歎．

旱魃教憑道力陰．幾多紅袖捧金書．春泉寒漱泠泠玉．好聽齋壇唱步虛．畿甸大旱．后諭道經廢宮女于大高元殿建醮禳灾．宮女數十人髽服雲璈．與羽流無異．蓋熹廟特命內官教成者．

別殿教遷寵未遷。天家有體自須全。低徊莫擬樓東賦。明皇雜錄。開元中。楊貴妃入侍。還梅妃于上陽宮。妃怨慕作樓東賦以寄意。曲賜新恩是省愆。帝以后之不懌于田貴妃也。傳旨妃脩省。退居啓祥宮。帝之重大體也。

慈闈朝請乞君恩。從此隨身玉契存。崔神慶曰。古者召太子用玉契。天語若爲終日計。夕陽雖好近黃昏。李商隱詩。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宮禁禮重。太子定王既出閤。非上命不得朝。一日帝坐便殿。太子前致請。適案上有急奏。河南寇以某月日破某城。帝嘆曰。若不知幾見而毋而動關我乎。今後勿復泥常也。

一見旋消商與參。花前尊酒喜同携。啓祥漫記艱辛事。勅諡車徽並苦心。田貴妃勅居啓祥宮。三月不召。帝于永和宮看花。后請召妃。帝不應。后遣令以車迎之。相見如初。啓祥宮。在西二長街蟲蛸門之西。

今歲韶光賴閏加。臨光重宴更繁華。影燈記。元夕于長春殿開臨光宴。蘇油香氣兼春暖。無一聲燈不放花。十三年閏正月。后命各宮循例放燈。重賞元霄。

酒煙濃露一叢栽。旋見幽芳扇底開。搖取清風滿懷抱。就中應自有香來。帝勅田貴妃寫蘭於便面。携之不釋。

烹龍庖鳳日紛紛。將謂司廚可策勛。厚味定知還腊毒。國語厚味實腊毒。商量要獻野人芹。稚叔夜書。野人有美芹子者。獻之至尊。

天啓以前。凡聖駕每日三時。所進之膳。俱司禮監掌印秉筆。掌御廚者二三人輪辦。崇禎初。改由尚膳監。十三年。復照舊例。挨月供辦。祖制。遇大典禮。備庖鳳烹龍之宴。

別殿教遷寵未遷。天家有體自須全。低徊莫擬樓東賦。明皇雜錄：開元中，楊貴妃入侍，遷梅妃于上陽宮，妃怨，纂作樓東賦以寄意。曲賜新恩是省愆。帝以后之不懌于田貴妃也，傳旨妃脩省，退居啓祥宮，帝之重大體也。

慈闈朝請乞君恩。從此隨身玉契存。崔神慶曰：古者召太子用玉契。天語若爲終日計，夕陽雖好近黃昏。李商隱詩：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宮禁禮重，太子定王既出閤，非上命不得朝，一日帝坐便殿，太子前致請，適案上有急奏，河南寇以某月日破某城，帝嘆曰：若不知幾見而毋而動關我乎，今後勿復泥常也。

一見旋消商與參。花前尊酒喜同携。啓祥漫記鼎辛事，勅謚車徽並苦心。田貴妃勅居啓祥宮，三月不召，帝于永和宮看花，后請召妃，帝不應，后遣令以車迎之，相見如初，啓祥宮，在西二長街蠡斯門之西。

今歲韶光賴閏加。臨光重宴更繁華。影燈記：元夕于長春殿開臨光宴。蘇油香氣兼春暖，無一聲燈不放花。十三年閏正月，后命各宮循例放燈，重賞元香。

湔煙濡露一叢栽。旋見幽芳扇底開。搖取清風滿懷抱，就中應自有香來。帝勅田貴妃寫閻於便面，搖之自袖。

烹龍庖鳳日紛紛。將謂司廚可策勛。厚味定知還腊毒。國語：厚味腊毒。商量要獻野人芹。稽叔夜書：野人有美芹子者，獻之至尊。

天啓以前，凡聖駕每日三時，所進之膳，俱司禮監掌印秉筆，掌御廠者二人輪辦，掌禎初，改由尚膳監，十三年，復照舊例，挨月供辦，祖制，遇大典禮，備庖鳳烝龍之宴。

諸親．則與皇后前稱妾者不同．故累朝皆遵守之．惟永樂五年．仁孝皇后崩．上追思甚篤．不再立中宮．故妃禮稍隆．而累朝有中宮在上．則此禮自不復行．今兩宮受封．恐非慎夫人却席之意．又永樂時．長公主於成祖女弟行也．今榮昌大長公主．則上親姑也．而忽充班首．行四拜禮．於慎妃之前．恐亦未安．萬歷十四年．進封鄭爲貴妃．當時部議儀注．亦止照洪武所定．且惟天子議禮．禮臣守禮．未聞內臣議禮者．制曰．依照會典洪武時例行．

洛陽纔陷又襄陽．賚帑淪來寇愈張．骨肉慘罹荼醢盡．當前爨炙不能嘗．

二月四日．襄陽陷．王及闔陽王母徐氏．太和王妃郎氏．宮人李氏．四十三口皆死之．帝御武英方食炙．忽宗人丞傳襄府福清王有表．帝覽之．感慟．命撤炙．洛陽國幣．襄陽軍實．兩藩陷．而關獻不可復制矣．

紛紛佇鶴與停鸞．拜賜尊前得盡歡．眞似洛陽花品別．邱濬牡丹榮辱志．姚黃爲主．魏紅爲妃．春風開遍一□看．

五月十一日．后宣各宮進見．屏左右有寧諭也．賜宴．賜東西兩宮金瑛各十二顆．銀牌各二事．餘俱賜銀牌二事．

取次瓊筵鳳輦臨．梨園歌管自駸駸．髻粧束雙文後．多用新絲宵玉簪．

五年皇后千秋節．諭沉香班優人演西廂記五六齣．十四年演玉簪記一二齣．十年之中．止此兩次．

中元齋醮漫祈天．片磔驚拋水殿前．萬里江山何鄭重．飛堉聊與作編年．宋世有飛堉之戲．

中元帝同后妃幸後苑湖中．置酒水殿．內侍僧道兩班作法事．施食放燄．忽于空中飛大磚至殿前．司禮大璫親至其處驗之．聯飛至十七塊而止．

德意優存亦慰亡．九原松柏鬱蒼蒼．君恩眞是如山重．翠碣高依日月旁．

袁貴妃父祐．初授錦衣衛千戶．後封崇信伯．素稱謹退．帝特賜田百頃．其祖塋在永安門外鐵匠營．又賜五千金營造．製文立碑．

湘管揮來口授餘．儼然村校接天居．何當一頓童蒙膝．謝內史表．俯首頓膝頓膝跪也．遂揭雞竿下赦書．孔平仲譚苑．赦日令武庫設金鷄于

閶門右・遍鼓竟
放・建鵞竿・

內豎秦某年十一・侍帝于坤寧宮・后問曰・爾識字否・曰・不識・后即爲敎字敎之・少頃・以問・俱忘之・罰跪于墻・帝笑曰・我請于先生以敎汝何如・后曰・壞了學規・秦遂謝恩起・

慈慶班行夾陛開・雲冠霞帔盡新裁・宮庭禮數能嫻未・引贊全憑女秀才・

十月懿安皇后聖節・許命婦朝賀・凡各宮行禮・其引贊禮官爲女秀才・

糾彈止擬爭門戶・庚癸惟敎竭地征・

左傳吳申叔議・乞糧于魯公・孫有[illegible]氏曰・發首山呼庚癸則諾・

龍袞加身空自誤・九重天上太愁生・

帝感天下亂・諸藩陷沒・慙憾骨肉・輒嘆稱・軍事旁午・省之每徹夜・嘗自嘆曰・年纔踰壯・爲國事磨耗・早困劣爾・

列屋雖同雨露霑・等閒應不免猜嫌・緣慇待惜司花女・傍靠寧知禮數嚴・

隋朝遺事・洛陽獻合蒂蓮・敕花・煬帝令袁寶兒持之・號司花女・虞世南應制詩云・緣慇却得君王惜・長把花枝傍輦行・

十五年正月九日・后禮玉帝回宮・受各宮朝賀・賜坐待茶・諭侍輦小心供奉皇上・有敢進者未諳規矩・須敎導之・蓋虛妃于十四年十一月選入也・

朝來冠服借龍光・短髮纔留未入囊・剛是臨軒宣册過・貴妃扶病謝君王・

三月二十一日・册封皇四子爲永王・王田貴妃生・年甫十齡・妃久病請封・且云・恐不及見・故亟慰之・凡皇子十餘歲始留髮・約歲餘擇吉入囊・蓋冬用紵・夏用紗作囊・濶二寸・長尺餘・束髮以垂于後・

擔貨堆盆點勘工・敎依月令繪豳風・兵戈已盡耕桑業・剩有繁華畫障中・

武英殿畫士所畫錦盆・堆名花雜菓或貨郎擔・百物畢陳・畫圍屏成架・御用監按節安設・是年帝諭畫豳風圖・設于乾清西暖閣・

翠染芳叢來別渚・天河一名別渚・秋開御苑綴清班・不知誰與更名字・貶置江村壁落間・

宮中舊無牽牛花。熹廟時。客氏自民間傳入。其色青紫。如初出爐之銀。亦稱爲爐銀花。宮中音譌爲露行。后識爲牽牛也。亦喜宮嬪戴之。後聞露行之名。諭盡除去。

粉瘦朱愁臥綺櫳。得從臨問罄丹衷。芳魂零落招何處。應化重雲繞舊宮。

田貴妃選至承乾宮。病篤。帝數自臨視。至七月十六日。妃囑託外家兄弟而逝。

一名彈壓惟天寵。兩字參稽有卦辭。我道厚終剛是吉。神州猶未陸沉時。

初。田弘遇生兒。屬妃求上取名。上弗許。妃言父娘于得子。欲得天寵以壓之爾。帝因將易經命妃隨意展開。得几之上九。遂取敦艮。弘遇甚喜。以告科臣孫承澤。澤曰。此非佳兆也。弘遇再三叩其故。孫未敢言。未幾妃薨。蓋十五年七月也。弘遇又問。畢曰。艮。止也。又上九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是實爲妃之兆乎。

暖屋教排幾日筵。王建詩。大姨前日暖房來。今里巷間有遷居者。鄰里醵金過之。名暖屋。況當寒燠適中天。月娥可與憐孀獨。不放清光此夕圓。

八月慈安移入仁壽殿。風雨連宵不輟。

六合爲爐鼓鑄工。莊子今以天地爲大爐。么麼形體類須同。春秋後語。趙人謂孟嘗君乃么麼丈夫爾。聖人不用輕相笑。曾否山龍蛻裸蟲。續博物志。裸蟲之精曰聖人。

小人二在御廁一左廊。人二。夫婦也。長尺許。屋倍之。凡凡榻枕席動用之物。畢具其中。外則遠以闌干。其聲喁喁。亦時作嬉笑怒罵之狀。一日常御廁。出臨視焉。二人若甚驚恐。帝大笑。

篤於懷舊可重親。史記。呂太后欲爲重親。花萼難邀雨露新。畢竟聖明無女謁。昭陽專寵是何人。漢書。趙皇后女弟爲昭儀。居昭陽殿。姊弟專寵十餘年。

宮中舊無牽牛花。熹廟時。客氏自民間傳入。其色青紫。如初出爐之銀。亦稱爲爐銀花。宮中音譌爲露行。后識爲牽牛也。亦喜宮嬪戴之。後聞露行之名。諭盡除去。

粉瘦朱愁臥綺櫳。得從臨問罄丹衷。芳魂零落招何處。應化重雲繞舊宮。

田貴妃選至承乾宮。病篤。帝數自臨視。至七月十六日。妃囑託外家兄弟而逝。

一名彈壓惟天寵。兩字參稽有卦辭。我道厚終剛是吉。神州猶未陸沉時。

初。田弘遇生兒。屬妃求上取名。上弗許。妃言父娘于得子。欲得天寵以壓之爾。帝因將易經命妃隨意展開。得几之上九。遂取敦艮。弘遇甚喜。以告科臣孫承澤。澤曰。此非佳兆也。弘遇再三叩其故。孫未敢言。未幾妃薨。蓋十五年七月也。弘遇又問。畢曰。艮。止也。又上九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是實爲妃之兆乎。

暖屋教排幾日筵。王建詩。大姨前日暖房來。今里巷間有遷居者。鄰里醵金過之。名暖屋。況當寒燠適中天。月娥可與憐孀獨。不放清光此夕圓。

八月慈安移入仁壽殿。風雨連宵不輟。

六合爲爐鼓鑄工。莊子今以天地爲大爐。么麼形體類須同。春秋後語。趙人謂孟嘗君乃么麼丈夫爾。聖人不用輕相笑。曾否山龍蛻裸蟲。續博物志。裸蟲之精曰聖人。

小人二在御廁一左廊。人二。夫婦也。長尺許。屋倍之。凡凡榻枕席動用之物。畢具其中。外則遠以闌干。其聲喁喁。亦時作嬉笑怒罵之狀。一日常御廁。出臨視焉。二人若甚驚恐。帝大笑。

篤於懷舊可重親。史記。呂太后欲爲重親。花萼難邀雨露新。畢竟聖明無女謁。昭陽專寵是何人。漢書。趙皇后女弟爲昭儀。居昭陽殿。姊弟專寵十餘年。

長平公主年十四。詔選駙馬。凡皇女十餘輩留髮。約年餘擇吉。打扒角。至選駙馬。始擇吉上頭。

紅閣前頭據玉鞍。鼓聲聲促劍光寒。何如細柳軍容盛。萬乘旌旗按轡觀。

建紅閣于萬壽山。復內操。

鳴螺疊鼓覺淒凌。今歲孟蘭法事增。不是雲龍星斗暗。移來金海作河燈。

番經廠內官習。方焚唄。中元節例作法事。放河燈于玉河橋。橋在乾明門之西。石梁如虹。前跨金海。是年法筵倍盛于舊。蓋田貴妃于是月十六日薨。特追薦之也。

西疆烽燧稍靖無千秋空捧酒盈壺。可知東閣饒清賞。新寫丹青夜宴圖。畫譜。有韓熙載夜宴圖。

皇太子千秋節。每歲上壽。是秋賊酋安。爲之罷宴。

老狐黃黠與天通。影響驚猜御榻中。此日滄桑爭一瞬。忍看金玉委荒叢。

乾清宮後廡陳設金玉重器于几。忽顛倒雜亂。失而復得。守者懼伴罪。伺之。見御榻重茵中布溺而旋者。狐毛零落。其氣尚溷。乃知狐妖也。

國事還堪一誤無。何當身死蔽餘辜。鹽梅上將徒縈夢。巖築齋容並畫圖。

十一月某日。帝語傅臣曰。朕夕夢故輔楊嗣昌稽顙庭下。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爲諸臣不公不平。連章見詆。故歸訴于皇。上語畢。天顏慘惻久之。前嗣昌在蜀。于順慶公署題扁自旌。曰鹽梅上將。

小臣何策副殷懷。半夜深譚事可諧。賜宴賜茶宣再見。乾清初換第三牌。

甲申正月三日。召對左中允李明睿于德政殿。明睿屏左右。趨近御案。與御衣接。言良久。帝退還宮。賜宴文昭閣。又賜茶。再召進內。帝言所奏事。酌俯行之。漏下二鼓。命明睿出宮。大約爲南遷計也。刻漏房銅壺滴漏凡八刻。水交一時。文華殿直殿監官抱時辰牌赴乾清門。挨次換之。牌長尺餘。闊一寸。石青地。金字某時。

淨身強半進入山。儲選頻年有幾班。二十四衙分撥外。尚餘私白散人間。舊唐志。王元逵進私白身女口等。淨身男子大約閩人居多。崇禎十七年中選三次。增為人。每歲月米增六萬二千石。靴料銀增五萬。其未選中者。散于皇城外。各堂子之佛寺。俗稱無名白內官。有十二監。四司。八局。共二十四衙門。

有詔坤寧共省愆。毀巢破卵事相繼。夜來帝座移於下。漸莫軒轅也失躔。正月司天奏帝座下移。帝諭後宮同日修省。後五月軒轅絕續不常。大小失次。至九十月間乃復。軒轅者。后妃之舍。主內政。以軹太徵。為周后同姒之象。

尺符重發羽林兵。明日譙樓又餞行。兩樹金蓮燒夜半。唐書。令狐綯嘗夜對禁中。帝以乘輿金蓮燭送還院。鳳牋親草勅書成。大學士李建泰請督兵眞保。帝擇吉幸正陽門樓親餞。官軍旗牘十餘萬人。賜宴。出御撰手勅獎諭。親臨正陽門。用寶以賜。

長樂鐘聲動九霄。玉衣常自坐中宵。而今鶴觀鑾然候。殘夢猶驚誤早朝。三月九日。錢守俊陞管長樂宮金鐘。十九日罷。調發。流落金閶為黃冠。後住虞山致道觀。

元武樓扣漏點傳從亡一整舊宮員。籠燈莫訝聯三陵。未必徵行得萬全。十八日更餘。上召太監王承恩入坐內員。為出亡計。已而微服欲奪門出。不得。望見正陽門城上懸白籠燈三。遂回。白籠燈者。自一至三。以表寇信之緩急也。元武門接紫禁城之艮方。更鼓樓在焉。

忠讜其如不見原。到頭惟有淚潺湲。多君社稷救同殉。知重徵骫弗重言。帝問宮見后曰。大事去矣。爾為天下母。當死。后慟哭曰。妾事陛下十八年。卒不聽一語。今日同死社稷。亦復何恨。遂自經。

影匿名埋氣莫高。今從霄漢墜蓬蒿。纓綸衣帶心同繫。珍重蒙塵一布袍。帝命傳皇太子二皇子至。猶戎服入。帝曰。此何時而不易服乎。敕命持敝衣來。帝為解其衣換之。且手繫其帶。告之曰。汝今日為太子。明日為平人。在亂離之中。匿形迹。藏姓名。見年老者呼之以翁。年少者呼之以伯叔。萬一

得全．報父母仇．無忘吾今日戒也．左右皆哭失聲．

不成哀怨不成降．幸不貲軀就義全．蓋寬饒傳．用不貲之軀．註．言無貲量可以比之．貴重之極也．正是深宮三月暮落花和雨葬嬋娟．

帝欲自殉．先賜西宮及懿安后白帶各一．并宮嬪之承寵者．皆令自裁．

雲條無復剩根芽．謝莊公主誌．神葉雲條．爰自帝嚳．此夕摧殘一劍加．驚魄與魂應共語．淮南子．有魄問于魂云云．有生莫墜帝王家．

帝入壽寧宮．長平公主年十五．方哭．帝曰．汝何故生吾家．揮之以刃．殊左臂．又劍斫昭仁公主于昭仁殿．年六歲矣．

風摧敗葉一時散．水漫浮萍隨處生．莫笑杞人憂自劇．果然此日見天傾．

時中璫七萬人皆喧走．宮人亦奔進都市．

血漬衣襟詔一行．殉于宗社事煌煌．此時天帝方沉醉．不覺中原日月亡．

帝縊于萬壽山之紅閣．所御元色鑲邊白紬半臂．有御筆血詔云．朕在位十七年．薄德匪躬．上邀天罪．逆賊直逼京師．諸臣誤朕也．朕無顏見祖宗于地下．將髮覆面而死．任賊分裂朕尸．勿傷吾百姓一人．或曰．衣袖墨書一行云．因失江山．無面目見祖宗．不敢終于正寢．

不敢悲君敢自悲．提兵中外竟何爲．邀他一死恩尤重．祔葬橋山更有誰．史記．黃帝葬于橋山．

帝與王承恩語良久．命酒對酌．至三更俱醉．帝起攜承恩手至萬壽山．帝崩．承恩跪帝膝前．引帶扼脰而死．今思陵墓門之右爲承恩墓．以從死祔焉．時司兵部者．外則李國棟．內則承恩也．

轉眼宮庭便浩沉．潔身同葬御河深．只應皓月來相照．照出澄波一片心．

宮人魏氏聞賊入．大呼曰．賊入大內．吾輩必遭其汚辱．有志者早宜自計．遂躍入御河死．頃之．同死者百餘人．

得全．報父母仇．無忘吾今日戒也．左右皆哭失聲．

不成哀怨不成降．幸不貲軀就義全．蓋寬饒傳．用不貲之軀．註．言無貲量可以比之．貴重之極也．正是深宮三月暮落花和雨葬嬋娟．

帝欲自殉．先賜西宮及懿安后白帶各一．并宮嬪之承寵者．皆令自裁．

雲條無復剩根芽．謝莊公主誌．神葉雲條．爰自帝嚳．此夕摧殘一劍加．驚魄與魂應共語．淮南子．有魄問于魂云云．有生莫墜帝王家．

帝入壽寧宮．長平公主年十五．方哭．帝曰．汝何故生吾家．揮之以刃．殊左臂．又劍斫昭仁公主于昭仁殿．年六歲矣．

風摧敗葉一時散．水漫浮萍隨處生．莫笑杞人憂自劇．果然此日見天傾．

時中璫七萬人皆喧走．宮人亦奔進都市．

血漬衣襟詔一行．殉于宗社事煌煌．此時天帝方沉醉．不覺中原日月亡．

帝縊于萬壽山之紅閣．所御元色鑲邊白紬半臂．有御筆血詔云．朕在位十七年．薄德匪躬．上邀天罪．逆賊直逼京師．諸臣誤朕也．朕無顏見祖宗于地下．將髮覆面而死．任賊分裂朕尸．勿傷吾百姓一人．或曰．衣袖墨書一行云．因失江山．無面目見祖宗．不敢終于正寢．

不敢悲君敢自悲．提兵中外竟何爲．邀他一死恩尤重．祔葬橋山更有誰．史記．黃帝葬于橋山．

帝與王承恩語良久．命酒對酌．至三更俱醉．帝起攜承恩手至萬壽山．帝崩．承恩跪帝膝前．引帶扼脰而死．今思陵墓門之右爲承恩墓．以從死祔焉．時司兵部者．外則李國棟．內則承恩也．

轉眼宮庭便浩沉．潔身同葬御河深．只應皓月來相照．照出澄波一片心．

宮人魏氏聞賊入．大呼曰．賊入大內．吾輩必遭其汚辱．有志者早宜自計．遂躍入御河死．頃之．同死者百餘人．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宮詞小纂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輯者　張海鵬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E五二二〇

徐

（本書校對者徐壽齡）